

就走到铁丝网跟前去，认出了她。她在生着天蓝色眼睛的费朵霞身后站着，笑吟吟地听她讲话。她不是象前天那样穿着大衣，而是穿一件白上衣，腰上勒紧一根腰带，胸脯高耸起来。如同在法庭上一样，她的头巾里溜出一绺卷曲的黑发。

“事情马上就要决定了，”他暗想。“我该怎样招呼她呢？或许她会自己走过来吧？”

可是她自己并没有走过来。她在等克拉拉，根本没有想到这个男人是来找她的。

“您要找谁？”在两道铁丝网中间走来走去的女看守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问道。

“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很费力地说出口。

“玛丝洛娃，有人找你！”女看守喊叫一声。

四十三

玛丝洛娃回过头来看了一眼，抬起头，挺直她的胸脯，带着聂赫留朵夫所熟悉的那种依顺神情，走到铁丝网跟前来，插在两个女犯人中间，惊讶而探问地定睛瞧着聂赫留朵夫，没有认出他来。

不过她凭他的装束看出他是有钱人，就微微一笑。

“您是找我吗？”她说，把她那张生着斜睨的眼睛的笑脸凑到铁丝网上来。

“我想要跟……”聂赫留朵夫不知道该说“您”好，还是说“你”好。随后他决定应该说“您”。他说话的声音并不比平时

高。“我想要跟您见一见面，……我……”

“你别跟我要嘴皮子，”他身旁的衣服褴褛的人嚷道。“你到底拿了没拿？”

“我跟你说，他快要死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对面有一个人嚷道。

玛丝洛娃听不清聂赫留朵夫所说的话，不过他说话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忽然间使她想起了他。可是她不相信。不过她脸上的笑容收敛了，她开始痛苦地皱起额头。

“我听不见您说的话，”她喊道，眯细她的眼睛，额头上的皱纹越来越深。

“我来……”

“对，我在做我应该做的事，我在认罪，”聂赫留朵夫暗想。他刚想到这儿，眼泪就涌上他的眼眶，使得他的喉咙里发堵。他就伸出手指头去抓住铁丝网，说不出话，极力按捺自己，免得哭出声来。

“我说：你为什么去管那些不该管的事……”这一边有人喊着。

“你得相信上帝，我真的不知道，”那一边有个女犯人嚷道。

玛丝洛娃看见他激动的样子，认出他来了。

“您象是……可是我认不清了，”她叫道，眼睛没有看着他。她那忽然涨红的脸变得越发阴沉。

“我来是要求你宽恕我，”他大声喊道，声调呆板，象是在背书似的。

他喊完这句话；觉得羞愧，往四下里看一眼。不过他立刻暗想，如果他羞愧，那倒更好，因为他理应承担这种耻辱。他就继续大声说道：

“请你宽恕我，我非常对不起你……”他又喊道。

她站在那儿不动，她那斜睨的眼光紧紧盯着他。

他再也说不下去，就从铁丝网那儿走开。他胸膛里不住翻腾，差点放声大哭，可是极力忍住了。

副狱长指点聂赫留朵夫到女犯人的房间里去以后，分明对他发生了兴趣，他自己也到这个房间里来了。他看见聂赫留朵夫不在铁丝网那儿，就问他为什么不跟他要会晤的女犯人谈话。聂赫留朵夫擤了擤鼻子，打起精神，极力做出镇静样子，回答说：

“我隔着铁丝网没法说话。什么也听不见。”

副狱长沉思不语。

“哦，好吧，暂时把她带到这儿来也行。”

“玛丽雅·卡尔洛芙娜！”他转过身去对女看守说。“把玛丝洛娃带到外边来。”

过了一分钟玛丝洛娃从旁门的门口走进来。她踩着轻软的步子一直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站住，从眉毛底下看了他一眼。她的黑头发，象前天似的，髻曲着飘在额头上，她那张不健康的脸浮肿而苍白，然而俊俏，十分镇静，只是黑亮的、斜睨的眼睛在臃肿的眼皮底下特别炯炯有光。

“你们可以在这儿谈话，”副狱长说，然后走到一旁去。

聂赫留朵夫往靠墙摆着的一条长凳那儿走过去。

玛丝洛娃带着疑问的神情瞧副狱长一眼，然后仿佛感到惊讶似的，耸一耸肩膀，跟着聂赫留朵夫走到长凳那儿，理一下裙子，在他旁边坐下来。

“我知道，要您宽恕我是困难的，”聂赫留朵夫开口说，可是又停住嘴，觉得眼泪在妨碍他说话，“不过，如果过去的事已经不

能挽回，那么现在我要尽我所能尽的一切力量去做。请您告诉我……”

“您是怎么找着我的？”她问，没有回答他问的话。她那对斜睨的眼睛瞧着他，而又好象没有瞧着他。

“我的上帝啊！帮助我吧，教导我应该怎样做！”聂赫留朵夫对自己说，瞧着她那张大大变样而且如今已经不招人喜欢的脸。

“前天您受审的时候，”他说，“我在做陪审员。您没有认出我吗？”

“没有，我没有认出来。我也没有功夫认人。再者我连看也没看，”她说。

“您不是有过一个孩子吗？”他问，感到自己的脸涨红了。

“谢天谢地，他当时就死了，”她简短而气愤地回答说，掉过眼睛去不看他。

“怎么会死了？什么缘故死的？”

“当时我自己也病着，差点死掉，”她说，没有抬起眼睛来。

“可是我的姑姑们怎么会放您走的？”

“谁肯用一个有了孩子的女仆呢？她们一看出我有身孕，就把我赶走了。可是，何必再说这些呢。我什么都不记得，全忘光了。那件事早就了结了。”

“不，没有了结。我不能把那件事丢开不管。哪怕现在，我也要赎我的罪。”

“没有什么可赎的。以前发生过的事，已经发生了，而且也过去了，”她说。然后，他万万没有料到，她忽然看他一眼，微微一笑，那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的、可怜样的媚笑。

玛丝洛娃再也没有料到会见到他，特别是现在，在此地。正

是因为这个缘故，他的出现起初才使她感到震动，逼得她想起了她从来也不去回想的事。起初她模模糊糊地想起一个充满新奇美妙的感情和思想的世界，这是那个爱着她而又为她所爱的漂亮青年为她打开的。后来她想起他的不可理解的残忍，想起一长串的屈辱和苦难，而这些都是紧跟在那种令人心醉的幸福之后，并且是从那里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的。她感到痛苦。可是她又无力理解这种事，于是她现在也照往常那样去做，往常她总是把这些回忆赶走，用她的堕落生活的那种特殊的迷雾盖上那些回忆，目前她也就这样做。起初她把目前坐在她面前的这个人同她以前爱过的那个青年合成一个人，不过后来她看出这样做太痛苦，就不再把这两个人联系起来。如今，这个装束整齐、养尊处优、胡子上洒着香水的老爷，对她来说，已经不是她所爱过的聂赫留朵夫，而只是这样的一种人：这种人在需要的时候就把她那样的人拿来使用一下，而她那样的人也必须尽量利用他们来为自己谋利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她才对他媚笑。她沉默了一下，心里盘算着该怎样利用他才对。

“那件事早就了结了，”她说。“现在我被判决，要去做苦工了。”

她说出这句可怕的话的时候，嘴唇颤抖起来。

“我知道，我相信您是没罪的，”聂赫留朵夫说。

“当然我没罪。难道我会做贼，或者做强盗？据我们这儿的人说，办案子全靠律师，”她接着说。“他们说，这得上诉。不过，据说这很费钱……”

“是的，一定的，”聂赫留朵夫说。“我已经找过律师了。”

“不要舍不得花钱，要请一个好律师，”她说。

“凡是我能做到的，我都要去做。”

随后是沉默。

她又象刚才那样微笑了一下。

“我想跟您要一点……钱，要是您乐意的话。不多……十个卢布就成，不必再多了，”她忽然说。

“行，行，”聂赫留朵夫发窘地说，伸手去取他的钱夹。

她很快地瞧一眼副狱长，他正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您不要当着他的面给我，要等他走开了再给，要不然他会拿走的。”

等到副狱长刚转过身去，聂赫留朵夫就拿出钱夹来，然而还没来得及把一张十卢布的钞票递给她，副狱长就又转回身来，脸对着他们了。他就把钞票团在手心里。

“要知道，这是一个已经死去的女人了，”他暗想，瞧着那张从前妩媚可爱，可是现在却不干不净而且臃肿的脸，以及那对斜睨的黑眼睛里射出来的不正派的亮光，那对眼睛正盯紧副狱长和聂赫留朵夫的捏紧钞票的手。一时间他心里动摇了。

昨天晚上说过话的诱惑者，如今又在聂赫留朵夫的灵魂里说话了，照例引他不去考虑他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却去考虑另外的问题：他的行动会造成什么后果，怎样做才能对他自己有利。

“你对这个女人已经一点办法也没有了，”那个声音说，“你无非是把一块石头吊在你的脖子上罢了，这块石头会把你活活淹死，妨碍你去做对别人有益的事。你不如把钱给她，把现在你身边的钱统统给她，然后向她告别，从此跟她一刀两断，这岂不更好？”他不由自主地暗想。

然而他顿时感到现在，就在眼前，他的灵魂里正在发生一种极其重大的变化。他感到他的内心生活目前仿佛放在摇摆不定

的天平上，只要稍稍加一点力量上去，就能使天平往这一边或者那一边歪过去。他真就使出他的力量来，向昨天他感到在他的灵魂里存在着的上帝求援，上帝果然立刻在他的灵魂里响应他。他决定马上把一切话都对她说出来。

“卡秋莎！我来找你是要求你宽恕我，可是你没有回答我究竟你宽恕我没有，或者你以后会不会宽恕我，”他说，忽然改称“你”了。

她没有听他讲话，却时而瞧着他的手，时而瞧着副狱长。等到副狱长转过身去，她就赶紧对他伸出一只手，抓住那张钞票，把它塞在她的腰带里。

“您说的话可真希奇，”她说，而且依他看来，似乎在鄙夷地冷笑。

聂赫留朵夫体会到她心里有一种断然敌视他的东西，它保护着她而使她甘心做她现在这样的人，不准他去触动她的心。

可是，说来奇怪，这不但没有把他吓退，反而给他一种特别的、新的力量，促使他同她接近。他感到他必须使她在精神上清醒过来，又感到这是非常困难的，可是这件事的困难反而吸引他。他目前对她生出的这种心情，是他以前无论对她或者对别人都没有生出过的，其中一点私心也没有。他自己丝毫也不希望从她那儿得到一点什么，只是希望她不再做她眼前这样的人，希望她清醒过来，做她从前那样的人。

“卡秋莎，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要知道，我了解你，我记得以前在巴诺沃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子。……”

“何必提那些老事，”她干巴巴地说。

“我回想这些是为了改正我的过错，赎我的罪，卡秋莎，”他开口了，本来打算说明他要跟她结婚，可是他碰到她的目光，看

出这目光里有一种那么可怕的、粗鲁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东西，他就说不出口了。

这时候探监的人们开始走出去。副狱长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来，说会晤的时间结束了。玛丝洛娃就站起来，温顺地等着人把她押回监狱里去。

“再见，我还有许多话要跟您说，可是，您看，现在没法再说了，”聂赫留朵夫说，对她伸出一只手去。“我以后还会来的。”

“好象所有的话都说完了……”

她伸过一只手去，不过只是碰一下而没有握他的手。

“不，我要设法在一个可以跟您谈话的地方再跟您见面，到那时候我要说一件很重大的、对您非说不可的事，”聂赫留朵夫说。

“好，那您就来吧，”她说，微笑着，那是她希望博得男人欢心而做出来的笑容。

“对我来说，您比姊妹还要亲，”聂赫留朵夫说。

“这话可真希奇，”她又说一回，摇着头，往铁丝网的另一边走去。

四十四

在初次相见的时候，聂赫留朵夫本来预料卡秋莎见到他，知道他打算为她出力，听到他说的认罪的话，就会高兴起来，受到感动，于是又变成卡秋莎了。然而使他心惊胆战的是，他看出卡秋莎已经不存在，只剩下玛丝洛娃了。这使得他又是惊奇又是